

卷四

書名 新編巧緣豔史十二回 民國十一年上海書局排印本
 撰者 豔影 撰
 卷四
 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107
 編號 D8672000

新編巧緣豔史卷一



第一回 楊州城專心娶美貌 華嚴寺暗遇有情郎

詩 結下冤家必聚頭 聚頭誰不惹風流

日 從來怨遂恩中起 不染相思有甚仇

話說此時河南省有一名士姓黃名上卿。婦人趙氏。這年大比。得中了三

甲。即於下河南安陽縣正堂。不想趙氏在家偶得一病。不到月餘。一命嗚

呼。亡矣。這上卿心中好苦。不免收尸殮殮自己一身。好生寂寞。遂尋書遣

悶。過了時。意欲續絃一位夫人。怎奈本處並無絕色之女。因想楊州水

色極。免先至楊州。取了夫人。再去上任。亦未為遲。計意已定。代了儿

個家。來到楊州。入了官店。即時尋了一個媒人。上卿分付道。須尋

一。國色無雙的。老爺自有重賞。媒人聽了。叩頭出來。出了店門。

彩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72000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107
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編巧緣豔史十二回 民國十一年上海書局排印本
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巧緣豔史 卷一

新編奇巧豔史卷四

第十回 結情人千般恩愛 將本夫一時干休

且說孫昌將玉蘭上下小衣脫了。把身子一摸滑膩可愛。便分開他雙股。弄將起來。那二婚婦人滑得有趣。正是。

洞房花燭夜 金榜掛名時

夫妻二人如魚得水。十分如意。過了半年光景。孫昌忙去走差。去了便是數日方回。就在家也不相初婚時上緊了。因此云移雨疎。玉蘭心上已覺意興無聊。况孫昌生性凶暴。與前夫大不相合。吃醉了便撒酒風。無端將玉蘭打罵。玉蘭心中未免冷落了几分。一日孫昌同夥計馮管吃酒。玉蘭無水取汲。這井在後門。五家合的。只因十指尖尖。拿那吊桶不起。一失手把吊桶連繩落在中無計可施。正在難爲之際。可巧後園有個浪子吳仁。

年也與玉蘭同歲。單身過活。也來汲水。見玉蘭徘徊無措。便問道。娘子爲何望井咨嗟。玉蘭道。吳叔叔只因汲水。一時失了手。吊下吊桶去。無計所出。吳仁道。待我與你鈎起來。忙到自己家中。取了一個彎鈎。縛於長竿之上。往井中撈起。便與玉蘭打滿了水桶。道。看你這般嬌弱。諒提不起得。待我與你提去罷。玉蘭笑道。怎敢相勞。吳仁道。鄰舍家水火不分。才是休說勞動。吳仁把那一桶提去。與他傾在缸內。一時間竟與他打滿一缸。玉蘭謝之不已。道。叔叔請坐。待我燒一盃清茶你吃。吳仁道。不用了。竟自去了。玉蘭心下想道。這樣一個好人。又能知趣。像我們這一個酒鬼。全沒些溫柔性格。怎生與他到得百年。過了兩日。吳仁一心要勾搭玉蘭。就取了自水具把水打了一桶。扣着後門。叫大娘子開門。我送水來了。玉蘭聽見忙忙開門。滿面堆笑道。難得叔叔這般留意。教我怎生報答。又道。府上還有

何人。吳仁道。家中父母早亡。尙未有妻。止我一人。在家復又道。我慢慢的尋個中意的方好。同他過世。玉蘭道。自古討老婆不着。是一世的事。吳仁道。像王哥有此大嫂。這等一個絕色的。還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。只是王哥對嫂嫂不過些兒。正是

駿馬每駝村漢走。巧妻常伴拙夫眠。

玉蘭聽說無言回答。慌忙去燒茶。吳仁道。娘子不要燒茶。隨又與他打了滿滿的一缸水。玉蘭說叔叔請坐吃茶。吳仁說多謝嫂嫂。哥哥去几日了。還不歸來。玉蘭道。他的去往是旣定的。或今日便來。或再遲几時。俱不可知。吳仁道。秋風起了。恐嫂嫂孤眠冷靜些。玉蘭道。他在家也不見甚熱。他不在家。到還清淨些。正在那里講話。只聽外邊叩門。吳仁謝茶出後門去了。玉蘭出去一看。是個同縣公人。來問孫昌回來。玉蘭回覆去了。自此兩

下都留意了。一日天色傍晚。只吳仁往孫家后門。見玉蘭晚炊。問嫂嫂可要水麼。玉蘭道還有水哩。多謝叔叔。記念吳仁道。王哥回也。未曾玉蘭道才回來兩日。又差往仙居縣關上去了。吳仁正待要回。只聽得一陣雨下。似石塊一般打將下來。滑辣辣倒一個不住。玉蘭道雨大得緊。與我關上后門裡邊來坐坐。哥哥有酒。剩在此間。我已煖了。將就吃一杯兒。吳仁道多謝嫂嫂盛情。玉蘭拿了一壺酒。取了幾樣菜兒。放在桌上道。叔叔自飲。吳仁道嫂嫂同飲。那有獨享之理。玉蘭道隔壁人家。看見不像了。吳仁道右首是墻垣。左間壁是營兵。已在汎地多時了。嫂嫂還不知。玉蘭道我竟不知便老老氣氣坐下酌酒對飲。那雨聲越大。玉蘭道這般風雨。夜間已怕人。吳仁道嫂嫂害怕。留我相陪。嫂嫂何如。玉蘭說這話怎生好說。吳仁道難得。哥哥又出去了。這雨落天留客。難道落到天明朝。嫂嫂忍得推我

出門。還是坐到天明。必竟在此過夜。這是天從人愿。嫂嫂不必違了。天意玉蘭道。天那里管這樣事。吳仁見他有意的了。假把燈兒一挑。那火息了。上前抱住玉蘭的臉兒親嘴。玉蘭道不可如此。像甚模樣子。吳仁已把小衣脫下。就放倒橙上。分開兩腿。一摸陰戶。早如水洗的一般。用陽物一湊。入到花心。正是。

尋漢思情偏篤原 偷香興趣倍尋常

第十一回 花玉蘭西湖觀景 楊棘刺認親詐銀

話說吳仁與玉蘭弄到進根。玉蘭覺那物粗大異常如火一般。不覺現出許多情景。吳仁放出力量。急袖緊五百餘下。各自洩了。二人暗中淨手。重點燈火。坐在一堆恩恩愛愛。就是夫妻一般。須臾酒罷。收拾完備。兩個上樓安置。一對青年正堪作對。自此夜夜同床。時時共笑。把孫昌做個局外

閑人。日復一日不期孫昌回家又這煩煩惱惹是尋非。玉蘭只不理他心下。暗想當時誤聽媒人之言做了如今想起他情。一毫不如我前夫。我有此花容月貌。怎隨著這俗子風流。不如跟了吳仁。竟往他方了。我終身有何不可。過了月餘吳仁見孫昌出差。就過來與玉蘭安歇。玉蘭道。孫昌十分租俗待回時。好過與他再過几時不好過。我便你往他方躲避去了。吳仁道。我如今正要到杭州去尋些生意。做只爲着你不忍拋棄故此遲遲。若是你心下果然。我便收拾行裝。同你到彼去住做個長久夫妻。玉蘭道。我心果然隨你又無人羈伴。又無兒女牽留。要去趁早。吳仁見他意決。將家中軟硬衣盡數賣去。收拾了盤纏。先把玉蘭領在一尼菴寄下。自己假意在鄰居家邊說。孫家爲何兩日不開門。隣居懷疑。一齊來看止有什物俱在不見人影。各各猜疑。都說玉蘭處處見丈夫不睦。必然背夫走了。丟

下不提。且說吳仁暗到菴中領了玉蘭水陸兼行。不過十日。到了杭州。他也竟不進城。僱人挑了行李往萬松嶺。竟往長橋。喚了船支。正往昭慶而來。玉蘭見了西湖好景。十分快樂。有詩一首

萬頃西湖水貼天

芙蓉楊柳亂秋烟

湖邊爲問山多少

每個峯頭住一年

一船竟至昭慶。上了岸。將那行李般入人家。且與玉蘭往岸上閑耍。遊不盡許多景致。看不盡萬種嬌嬈。吳仁喚玉蘭出了山門。往往石塔頭。吃了點心。二人又走到大佛寺灣裏。見一間草舍貼招賃二字。吳仁便與玉蘭道。這間房子招人租。但不知裏面精雅否。間壁一個婦人道。你們要看房子。待我開來你看。二人進內。一看雖然小巧。實是精雅。另有一間樓房。正對西湖。果然暢目。床桌都有。吳仁便問房主是何人。婦人答道。城裏大戶

人家的。每年要租四兩。如看得中意。可稱了房銀。我們與你作主便了。玉蘭道。此房甚好。快快租下。吳仁道。向袖中取出銀子。稱了一兩四錢。小租銀。寫了租契。送與這婦人。道。我們便要來往。遂着玉蘭上樓坐下。自己去取行李回來。又問。隣居借了鍋竈。湏與往寺前買辦東西。玉蘭燒羹獻了神祇。請了儿家鄰舍。盡歡而散。不說二人住得安逸。且說孫昌回到家中。見門關着。吃了一驚。向鄰家去問。都說你娘子不知何處去了。早晚間我們替你照管。這儿時。孫昌見說。驚了手脚。連忙推門進內。以看家伙什物。一毫不失。上樓簡點衣服。凡玉蘭用的。一件也沒有了。箱中銀子分毫不動。孫昌想道。他又無父母親戚。可去。若是隨人走了。怎麼銀子都留在此。心下疑惑不止。道。再要如此一個婦人。做夢也沒不便。氣氣苦苦上床睡了。且說那城中有一光棍。專以無風生浪。詐人銀子。陷害無辜。他姓楊名

祿。人取他個渾名楊棘刺。打聽孫昌失了妻子。箱中銀子尙在。心中想。弄他儿兩銀子。使用粧了一個腔兒。竟來孫家。叫道。有人麼。孫昌出來一看。不認得。道。尊姓有何見教。楊棘刺道。我姓楊。我表姪女花玉蘭。聞得嫁在你家。我在京中初回。叫。他出來見我表叔孫昌。見他這個人。門。决知道尋他。口面的便道。他儿日前去尋那表叔。至今未回。我如今正要尋他。既是尊親到了。快快着他回來。楊棘刺道。胡說。大約是你把我姪女打死了。反到說出這般話來。兩下爭個不住。隣舍都來相勸。楊祿道。今日不與我姪女。明日就要告你。一竟去了。各人散了。孫昌氣個不住。湏叟又有人叩門。又是不識面的尊姓。到此何幹。那人道。姓鬼名遊。因見楊令親說起。令正一事。他本心原因是向往京中令正。嫁尊兄之時。他不曾得個盒禮。如今令正又不知去向。他方才忿忿要告。我想涉起爭訟。來一時間。令正回來。

便好。万一難見免不得官府懷疑。其間之事與小子无干。然何可聽人打官司。不若與他多少個盒禮之情。這事便息了。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書獃子錯認妓女 馮管都堂下公文

且說孫昌聽了他是衙門中人。那肯出這樁銀子。便道。承先生見愛。盒禮是小事。還我妻子。我便還他禮。便了。那人見他不肯。作別去了。楊棘刺想道。我的計策。百發百中的。難道被他強過了。下次也做不起光棍了。不免告他一狀。才信老楊的手段。遂提筆寫下一紙狀詞。大概言孫昌將妻打死尸跡無存。懇恩判決一段情由。次早投文。將文投上知縣。見人命大事。把孫昌取到責三十板。竟下了獄。待后再審。那夥計馮管。來牢中望他。到家中取了銀子。與他使用。還喜是衙門中人。終久凡事不同。馮管遂上心。與他各處尋訪。那有半點消息。過了幾時。官差馮管往都院下文。馮管

聞知這個消信。連忙來到獄中。別了孫昌。把孫昌之事。托了衙中朋友。竟往杭州進發。不題。且說吳仁與玉蘭一時高興。走了出來。那知坐食箱空。又無生涯可做。堪堪床頭黃金盡。灶土無顏色。起來不由長呼短嘆。正是

上天天無路 入地地無門

吳仁好悶。一竟便走到城中去了。只見玉蘭倚門而立恰好。一個帶巾的后生。吃得醉薰薰的。往湖沿而來。看見玉蘭。吃了一驚。道。幾時移這個美妓在此。竟往玉蘭身邊走來。玉蘭見他是斯文。連忙避進。這少年認定是個妓女。竟跟進來。玉蘭慌了。連忙上樓。那人隨也上樓。朝着玉蘭拜揖。玉蘭只得答禮。那人道好。位姐姐。玉蘭道。妾是良人妻。君休錯認了。那人聽他說話。是外方人聲音。想道。他見我有酒的。假意推托。便從袖中取出一錠銀子。道。若見肯憐。我便送你買果子吃。玉蘭見了銀子。巴不得要奈何。

他只管認我烟花。笑了一笑。那人見一笑當是肖了。上前一把抱柱。便去脫衣。玉蘭慌了手脚。欲要叫將起來。又想他那定銀子。欲待順從。又怕丈夫撞着。躊躇未定。被他到手了。玉蘭雖然受注道。妾非青樓。實係良家。見君青年。養君廉恥。不忍高叫。從君所願。幸勿外揚。快快完事。恐丈夫撞見。如之奈何。那人急忙完了。整衣下樓。對玉蘭道。我再來看你。玉蘭點頭。那人竟自去了。玉蘭掩上大門。上樓想着笑了。又笑道。杭州原來有這樣的書獃。一年遇這般兒個。不愁沒飯吃了。想思道。怎生對吳郎說出情由也。好我身原是他拐來的。怕他吃醋不成。正想間。吳仁推門而入。上樓見了玉蘭。便滿面愁煩。玉蘭道。那裡去這一會。有什麼生意可做。吳仁道。我看城中都是有本錢的鋪子。就是有小生意。那討本錢。我方房往石塔上回。來見了那小姊妹。個個穿紅掛綠。與一些少年子弟。調笑自。如到是一

樁好生意。玉蘭聽了。笑道。倒去尋得個烏龜頭。生意。吳仁嘆一口氣。玉蘭道。你說有這點念頭。我便從你。吳仁道。若得親娘救命。生死不忘。玉蘭笑道。招牌也不會掛。一個人發市去了。遂拿了那定銀子。把那人光景如此。如此一說。吳仁大笑起來。道。這番我夫婦二人。不怕餓死了。吳仁忙去買些酒肴。與妻子暢飲。而睡。次日。玉蘭更加打扮。站在門前。這些書獃子見他十分標致。一時間嫖客紛紛。車馬不絕。吳仁做了長官。落得些殘盤剩酒。受用不題。且說馮管至都堂。下了公文。未及領文。下午走出清波門。去看西湖景致。遂搭小船撐出港口。他一見了青山綠水。贊嘆不已。道。昔聞日本國倭人在此遊湖。他曾題詩四句。

昔年曾見此湖圖

不信人間有此無

今日往從湖上過

畫工獨自欠工夫



巧緣豔史終

民國十一年十月出版

巧緣艷史一冊
定價大洋八角

編譯者 豔影

印刷者 上海書局

發行者 各大書莊

版權
所有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蔵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



6401793507